

• 中医英译 •

关于中医名词术语英译的讨论

谢竹藩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自 1992 年起开辟了“中医英译”专栏以来已刊登文章 70 余篇,其中有很多宝贵的意见值得翻译中医书籍、文章时参考。另外,这些文章中也存在着不少分歧。综合所讨论的内容,大致可归纳下列几个方面。

1 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的指导思想 专栏的编者按指出,开辟此专栏的目的是“就国内目前中医药名词术语英译中存在的不同意见及难点加以探讨,希望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为将来翻译的标准化提供参考意见”。要到达此目的,首先须对英译标准化的基本原则或指导思想有一个统一的想法。这里所说的不是单纯指信达雅或准确、简洁、实用等标准,而是指如何来判断是否达到这些标准。从一开始建立“中医英译”专栏就有人提出,“我们搞中医术语英译的对象不是中国人,而是外国人,目的是为了扩大中医学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一切要以外国读者接受性为主要尺度来衡量,哪一种方式最容易被接受,就应采用哪一种,……当然要能基本正确表达原意⁽¹⁾。”在以后的讨论中也不断有人强调这一点,例如“在将源语言转化为目标语言时需要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承受能力”⁽²⁾。但也有相反的看法。例如,有人认为中医药英译的主动权应掌握在中国学者手中⁽³⁾。还有人提出“要建立一个有权威性的国际化的中医语言学,必须以自身语言为本……,至于西方人在学习新的中医语言时,怎么去强化理解和方便记忆,这是他们的事。……用我们的语言去教育他人,而不是用我们的语言去适应他人”⁽⁴⁾。在这样对立的思想指导下出现种种争论当然就不足为奇了。

2 音译问题 对中医名词术语音译问题争论的焦点有二:一是音译术语的数量,二是汉语拼音的使用。对于数量,没有人主张全用音译,但如象肾阴虚这样的术语也须音译⁽⁵⁾,恐怕就没有多少中医术语不该音译的了。较多的意见是音译在万不得已时才使用,应尽量控制其数量,只适宜用于确实难以其他译法表达其概念的术语⁽⁶⁾。这一点显然是合理的,因为汉语用的是单音象形文字,同音异义字很多。音译多了,出

现同音字词会造成混乱。

关于用汉语拼音“音译”,争论很多,但忽略了音译的定义和汉语拼音的功用这两个最根本问题。在辞海、辞源等辞典中未能找到音译的定义,但无论是汉英字典还是英汉字典,音译与 transliteration 是对应的。Transliterate 的定义很明确,“把一个字或词用另一种语言的同音字母来表达”(to represent, as a word, by the alphabetic characters of another language having the same sound, 韦氏综合英语词典,1996)。这里说明音译须有两个条件,一是翻成另一种语言,否则不能叫作“译”;二是必须同音,不然就不是音译。从理论上讲,汉语拼音只是用拉丁字母拼出来的汉语,根本不是音译的英语。从实际情况来看,汉语拼音虽然也用 26 个拉丁字母,连字母的读音都与英语字母的读音有很多差别,拼出来的字词更不可能全都符合英语音译的要求。当然,有时也有符合英语拼音的,如阴 yin, 阳 yang。但这两个音译与汉语拼音无关,早在汉语拼音问世之前,“阴”、“阳”作为中国古代哲学概念就已被音译为 yin 和 yang 了。韦氏词典中还收录了不少由汉语音译的字,都不是根据汉语拼音,而是根据英语本身的发音规律和习惯(顺便提一下,也非完全根据 Wade-Giles 拼音法。后者同样只能形成拼音的汉语,不一定能成为音译的英语)。

有关汉语拼音的功用。汉语的拼音有多种方案,现行的方案是 1958 年由我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推行的。制定此方案的目的是帮助识字,统一读音,改进学校语言教学,推广普通话,并为创制汉语拼音文字准备条件。总之,用汉语拼音是解决汉语的语音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在针灸国际标准命名法建议中确是有汉语拼音,而且还加注了声调,但明确指出:“汉字代表经脉和穴位的全名和原名……,由于汉字的发音各地不同,故根据中国的标准语音加注拼音名以助发音”(A proposed standard international acupuncture nomenclatur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eneva, 1991: 6)。该命名法在十四经项下列出四种名称,以肺经为例,依次排列如下:英文为 lung meridian, 拼音为 shǒutàiyīn fèijīng, 汉字为“手太阴肺经”,字母编码为 LU。至于穴位名称,由于英译困难,故把字母编码放在第一位,如中府是 LU1。西方人士一般都

用字母编码。

英语中的确有很多外来词,有的音译成英语,这些词能按英语的规律用前缀、后缀或词尾变化来改变其意义和词性。有的是直接把其他语言的字词或短语一成不变地用到文章里,原来是什么语还是什么语,即使是拉丁文也不例外。这些词语不是音译的英语,更不能按英语的规律来添加词缀或改变词性。用汉语拼音属后一种情况,所以国外作者在编写英文中医书籍时对一些汉语拼音文字常作如下的交代:由于这些字词翻译困难,故未译。有的作者还给汉语拼音加英语注音。说“未译”是合情合理,实事求是的。

音译并不那么简单。汉语中由外语音译来的词,很多都是几经改动才得到公认。音译不仅要考虑语音规律和习惯,还要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过程。举例来说,“艾滋病”是个音译过来的汉语名词,意译是“后天免疫缺损综合征”,这个词太长,按缩写 AIDS 音译,严格地说应该是“诶滋”,但听起来不大顺耳,于是译成“艾滋”,还加了个“病”字。现在“艾滋病”这个词叫开了,约定俗成,成了公认的译法。如果写文章时直截了当用 AIDS,这没有什么不可以,但不会有人认为这是音译的汉语。在中医的英译中用几个汉语拼音的名词术语,与汉语中加几个英文语词没有什么区别,全都与“译”无关。因此,还是应把精力放在名词术语的真正翻译上,直译也罢,意译也罢,实在没有合适的译法,只能暂用汉语拼音的汉语,待日后解决。这种汉语日后能不能和如何成为音译的英语,这只能由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约定俗成。

3 创造新词 这里所说的词是指 word,在中文常称为字。有不少人提出种种方法来创造英文新词以适应中医术语英译的需要,例如借用拉丁文和希腊语的词根、前缀或后缀构成新词,甚至有人认为中文的汉语拼音就是英文新词,而且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发展⁽⁵⁾。但这些意见遭到很多人的反对^(3,5-7)。Manfred Porkert 在 20 多年前就曾用拉丁文创建了一套中医名词术语,结果无人采用,只好束之高阁。至于创造新的英文字词,回顾一下西医中译的历史可能对解决这个问题有所帮助。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医传入中国就遇到了西医名词中译的问题。1886 年,西方的传教士医生在上海成立中国教会医学联合会,在中文的西医名词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还编造了一些新字。对这些新字,中国人根本未予接受⁽⁸⁾。不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要当英文的仓颉,这大概是同样难被接受的。即使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也是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例如英国学者 Nigel Wiseman 在其编著

的收录了 1 万多词条的汉英中医辞典中只造了屈指可数的几个新词,而且是“根据自己的母语直觉(native speaker intuition),西方读者应该会觉得这些新造词在语境里面传达中医概念的表达力很高,甚至很可能根本不会想到它们是新造的词”⁽⁹⁾。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把“肋”译为 ribside,把气逆的“逆”译为 counterflow,一眼便能了解字义,不会想到是新造的英文字。但即使是这样的字词能否被公认,也还有待于时间的考验。只有大家都愿意用,才能成为公认的字词。

4 语法结构 一般来说英译的语法结构最好与中文相符,有人在中医术语的分类中着重讨论了从语法角度的分类,认为只有根据分类才能对中医术语进行准确的翻译⁽¹⁰⁾。这种意见很有参考价值,有些中医术语英译的混乱确实是因为难以确定其语法结构所致。例如在讨论中有几篇文章都涉及“活血化瘀”的英译,认为目前有多种译法,亟须统一⁽¹¹⁻¹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分析“活血化瘀”这 4 个字的语法关系。中医术语来源于古汉语,言简意赅,又常常将虚字省略,以致对其语法可作多种解释。这类由两组动宾短语组成的术语在中医学中十分常见,这两组短语可以是并列,可以是同义重叠,也可以是动宾状关系。不同的语法关系必然带来不同的含义,明确中医术语的汉语语法结构,这固然是翻译者的任务,更是中医专家所义不容辞的。

5 具体名词术语 讨论最多的是五脏的英译,按心、肝、脾、肺、肾等汉字直接用对应的英语,容易与西医概念混淆。为了避免混淆,在讨论中提出了许多办法,如在对应的英语后加注汉语拼音^(14,15),加 system⁽¹⁶⁾,加-SO(storing organ 的缩写,表示是中医的“脏”)⁽¹⁷⁾等。但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越加注释,误解越多⁽¹⁸⁾。其实,这个问题在世界卫生组织的针灸国际标准命名法建议(1991)中已经解决。十二经的英文名称中都带有脏腑名称,全都直译为相应的英语(三焦则译为 triple energizer),还把以前几稿中的大写字母开头一律改为小写。

“证”和“辨证论治”是中医学中极为重要的术语。一般认为以前把“证”译为 syndrome 无大问题⁽¹⁾,因为 syndrome 并非任意一组症状和体征,而是代表某种异常状态。但国内有人对这种译法不满意,认为没有显示中医的特点。国外也受到这种意见的影响,将 syndrome 改为 pattern,且已相当流行。后者的问题是 pattern(式样、模式)根本没有病态或异常的含义,所以在实际运用时有时还得加字,例如 disease pattern⁽¹⁹⁾。讨论中未能提出更好的译法,看来目前只能把这两种

译法并用。也许在一篇纯中医的文章中,译为 syndrome 好些;在西医病名下讨论有关的各种证时,用 pattern 比较适宜。

对于“辨证论治”的译法,在讨论中虽有不少倡议^(20,13,21,22),但都嫌冗长,不像术语,而像解释,真正应用起来很难得心应手。有人介绍在国外教学中用 TCM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来表达,简洁实用,容易被接受⁽¹⁹⁾。有些国内外出版的英文中医教材就是采用这种译法的,例如中国针灸学(英文版,外文出版社出版,1997)和 Giovanni Maciocia 的中医妇科学(英文,Churchill Livingstone 出版,1998),因为是中医书,连 TCM 也删去了。

另一个讨论较多的是“中医(学)”。对于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的译法有人有异议,倡用 Chinese medicine 或 China's medicine⁽²¹⁻²³⁾。但后两种译法无法除外“中国的西医学”和“中西医结合医学”。有人根据国内外近百种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医学期刊杂志的英文名称及其题录或摘要的查阅结果,提出 TCM 的译法已达到“约定俗成”的地步⁽²⁴⁾。虽然如此,这个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尤其在国外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和 Chinese medicine 两个名称都在应用。以美国为例,NIH 的 OAM(国家卫生院另种医学处)的官方出版物称中医为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而一些学者编写的有影响的书籍大多称中医为 Chinese medicine,看来这两种译法大概会长期共存。

对“虚”、“实”的英译也有一些讨论。有人比较各种现有的译法,都不能令人满意⁽²⁵⁾。翻译这两个词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因为主语的改变。“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在英语中想要找到这样一对词,它们本身是反义的,又须针对两个相反的主体,确实困难。目前一般只能沿用多数人的译法,即 deficiency 和 excess⁽¹⁹⁾,但用作形容词时有可能需要考虑其他译法。在讨论中还对其他许多名词术语的译法提出了建议,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赘述。

综上所述,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开展中医英译的讨论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理应继续进行下去。但讨论的重点宜有所转移。

第一,宜更多讨论国外中医英译的情况。中医西译不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才开始。早在 1682 年就出版了 Andreas Cleyer 翻译的拉丁文版《脉诀》,其后陆续有中医典籍译为法文和德文。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加州大学的 Ilza Veith 翻译了内经素问的前 34 篇,由 Williams & Wilkins Co. 出

版(1949)。其后有些欧美人士专门从事中医研究和翻译,如 Nanthan Sivin, Paul U. Unschuld, Manfred Porkert 等。我国在 80 年代早期出版的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有不少就是参考了这些译文的。近年的情况更有所发展,例如 Giovanni Maciocia 编写了不少英文中医著作,其中中医舌诊(Tongue Diagnosis in Chinese Medicine, 1987)、中医学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edicine, 1989)、中医临床(The Practice of Chinese Medicine, 1994)和中医妇科学(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in Chinese Medicine, 1998),已成为海外英语国家的重要中医教材。Nigel Wiseman 于 1990 年出版了其编著的英汉汉英中医词典,1996 又出版了修订版,收录的词条达 1 万余。多了解一些国外学者的译法,有助于我们对中医英译的讨论。

第二,宜争取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人参加。过去参加本栏目讨论的各位专家尽管英语水平很高,但除个别人外,均不以英语为母语。中医术语很多来自日常生活的用语,完全根据英语语法和科学词汇不易解决,有时甚至会造成误解。例如,“吐舌”、“弄舌”、“吐弄舌”在几本汉英词典中都译为 wagging tongue 或 wagging of the tongue; wagging 这个词确有动来动去的意思,常与尾巴(tail)搭配;与舌头(tongue)搭配在一起,首先令人想到的是喋喋不休的饶舌。此外,还有语感问题。如前文所举的“艾滋病”,如译为“诶滋”,就难被人接受。汉语讲究语感,英语也一样,而只有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才最能体会英语的语感。为了便于外国学者参加讨论,建议有关文章可在本刊中文版和英文版同时登载。

第三,宜争取中医界的支持和帮助。除词条的一般注释外,有些问题如术语中所用汉字的字源学出处、字义学依据以及术语的汉语语法结构等,只有中医专家的意见才具有权威性。例如,前述有关“活血化瘀”英译的争论,归根结底是汉语语法上的分歧。又如“真气”的“真”字,能明确该字作“本原”解,相当于“返朴归真”的“真”,而不是“真假”的“真”,就不会把“真气”译为 true qi 了。一夫法的“夫”字是怎样成为针灸学中的度量单位的,讲明其来龙去脉,翻译起来当然就会有较大把握。

总之,中医是中国的医学,名词术语如何解释,译文是否符合中医原意,中国的学者最有发言权。英语是英美人士的母语,英译是否通顺、规范,应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只有中外学者密切合作,共同努力,中医名词术语英译的标准化问题才能较好地解决。

参 考 文 献

1. 刘干中,吕维柏,谢竹藩,等.中医基本理论名词术语英译探讨(一).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2;12(6):327—329.
2. 任 斌,王晓平,季俊虬.中医术语翻译技巧初探.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8;18(1):53.
3. 黄欣贤,樊 莹,金科奇,等.中医基本理论名词术语英译探讨(四).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3;13(4):240—242.
4. 戴莲仪.浅谈中医术语英译体会.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8;18(1):52—53.
5. 吕少平,钟 靖.中医英译的一点看法.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2;12(12):752—753.
6. 佟 彤.中医英译不等于医学英译.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8;18(7):398.
7. 倪 明.中医英译几个问题的思考.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9;19(9):560—561.
8. 张大庆.早期医学名词统一:博医会的努力和影响.中华医史杂志 1994;24(1):15—19.
9. 王一方,魏乃杰,陈可冀.《英汉·汉英中医词典》.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6;16(2):122—124.
10. 王朝辉,林 岩,陈淑芬,等.中医名词术语的分类及其英译的标准化.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7;17(2):107—108.
11. 梁俊雄.中医术语的文体和风格.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6;16(4):250.
12. 赵瑞安.浅析活血化瘀的英译.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6;16(4):250—251.
13. 王得奎.谈中医名词术语“辨证论治”的英译.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6;16(4):250.
14. 欧 明,李衍文,张家庆,等.中医基本理论名词术语英译探讨(二).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2;12(7):433—435.
15. 季种朴,谢仁敷,沈雪勇,等.中医基本理论名词术语英译探讨(六).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3;13(10):626—628.
16. 邓 宇,朱桂立,徐 彭,等.藏象分形五系统的新英译.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9;19(9):562.
17. 陈道纯.有关中医英译的几点浅见.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7;17(6):371—372.
18. 周 杰.关于中医英译作品内容的思考.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6;16(1):55.
19. 杨伊凡.中医术语英译浅见.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9;19(9):559—560.
20. 成肇智.试论“证”及其相关词语的英译.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9;19(9):561—562.
21. 樊 莹.中医药名词术语及论文英译若干问题再议.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6;16(7):441—442.
22. 陈家旭.对中医英译的几点看法.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6;16(7):442.
23. 吴振斗.应该重视中医药对外翻译的研究.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6;16(1):57.
24. 张庆荣.中医及相关学科名词的英译.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8;18(1):51—52.
25. 卢文超.谈谈中医“实”和“虚”的英译.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9;19(6):366.

(收稿:2000-04-07)

欢迎订阅 2001 年《中草药》杂志

《中草药》杂志是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主管,中草药信息中心站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天津药物研究院主办的国家级期刊,月刊,国内外公开发刊。

本刊创刊于 1970 年 1 月,1992 年荣获国家科委、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的全国优秀科技期刊评比一等奖;1997 年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技期刊评比二等奖;1991 年荣获国家医药管理局医药情报成果一等奖;1990、1993、1995 和 1997 年连续 4 次荣获天津市优秀期刊奖。经天津市自然科学期刊评估委员会评估,本刊分别被评为天津市 1995、1997 和 1999 年度一级期刊。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北京大学图书馆 1992 年在我国首次调研编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本刊被确认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6、1999 年再次被确认。1998 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共 1280 种)被引次数,本刊为 827 次,排名为全国科技期刊的第 12 位;1998 年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的统计数据表明,在被引频次最高的中国科技期刊的前 500 名排行表中,本刊名列第 13 位;在生命科学和医药卫生类期刊中名列第 3 位。1998 年我国有 89 种期刊入选“CA 千种表”,本刊排名为 797 名,为我国入选期刊的第 52 名。

从 1999 年第 1 期开始,本刊加入 Chinainfo 网络服务系统,网址: <http://www.chinainfo.gov.cn/periodical>, 欢迎作者与读者查阅。

经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编委会认定,《中草药》杂志为“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和“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并由《中国期刊网》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

本刊主要报道中草药化学成分、药剂工艺、生药炮制、产品质量、检验方法、药理实验和临床观察;药用动、植物的饲养、栽培、药材资源调查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并辟有综述、短文、新药开发纵谈、新产品、企业介绍、学术动态和信息等栏目。科研论文附英文摘要或以英文刊登。为了缩短出版周期,增加信息量,本刊从 2001 年第 1 期起扩版为大 16 开 96 页,定价 14.80 元。欢迎广大作者踊跃投稿,欢迎广大读者订阅,欢迎与中外制药企业合作,宣传推广、刊登广告。

国内邮发代号:6—77,国外代号:M221,请到当地邮局订阅。

编辑部地址: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 308 号,邮编:300193;电话:(022)27474913。